



□云韶

泉州的兴盛，起自唐朝末年

唐朝，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王朝。它的前期，无比强大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，唯有唐朝前期，担得起一个“盛”字。太宗的雄姿勃发，高宗的励精图治，武后的继往开来，乃至玄宗前期的锐意求知，让中国人自秦汉之后，再次拥有了睥睨世界的霸气。以至于现在，西方国家仍称中国人为“唐人”，足见唐朝影响之深远。但安史之乱的发生，却把唐朝重重地摔到了地上。此后，神州大地，几无宁日，社会凋敝，民不聊生。很多中原人为了生存，纷纷南下。其中一部分人便来到了泉州。

此时的泉州，还是一个小城。中原人的大量涌

入，让这个小城迅速发展了起来。

泉州没有中原沃野千里的平原，却拥有一望无际的海洋。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，来到泉州的中原人放下了手中的铁犁，扬起了船舶的风帆。而当时泉州的地方官们，也知道海外贸易是泉州发展的命脉，因此他们竭尽全力为商贾们提供便利。这其中，最著名的当数留从效，他将唐代旧城扩建，将原有的城墙扩大了七倍，并在城墙的四周种满了刺桐树，刺桐树枝叶茂盛，花色鲜艳，远道而来的蕃客往往眼前一亮，泉州从此有了“刺桐城”的美名。

建市舶司迎来高光时刻

北宋建立后，泉州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。到北宋中期，泉州已经成为了一个“有番舶之饶，杂货山积”的繁华港口。宋哲宗年间，为了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要求，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，“以远人，通远物”，确立了泉州重要贸易港的地位，从此泉州市舶司和在明州（宁波）的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，并称为三路市舶司。泉州港开始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。

巅峰时期的泉州港实力有多么强大？《梦粱录》云：“若欲泛外国买卖，则是泉州便可出洋……若有出洋，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，便可放洋过海，泛往外国也。”沟通各国的海外航线是当时泉州港繁荣的标志之一。

具体而言，当时从泉州出发的航船一般会走三条航线。首先是西南航线，从泉州出发经广州、西沙群岛，抵达占城、真腊、渤泥、阇婆、三佛齐，再向西可达天竺、大食等地。用现在的地理名称来说，从泉州可以直接坐船去中东国家，鉴于中东国家与欧洲的关系，我们也可以从泉州去往欧洲。其次，东南航线，从泉州港可抵达麻逸、三屿、琉球等地。最后，则是东北航线，目的地是高丽（今朝鲜）和日本。

此外，泉州港的兴盛，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。当时的各國商人将香料、药物、犀角、玳瑁等商品运到泉州，然后从泉州运出瓷器、金银、铜钱、丝帛等物。当时的进口商品中，香料和药物是大宗。出口的商品中，瓷器和丝绸是其中的大宗。考古学家已经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瓷器。比如说，在菲律宾发现的龙舟，便产自泉州南门外的磁灶窑。

全盛时期招商引资

泉州港全盛时期是在元代。元代的统治者，除了延续宋朝的政策，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外，还让官员担负起了“招商引资”的任务。忽必烈就曾诏谕蒲寿庚等人：“诸蕃国列属东南岛屿者，皆有慕义之心。可因蕃舶诸人，宣布朕意。诚能朝，朕将宠礼之。其往来互市，各从所欲”。

此外，泉州的农业已经向商品化迈进，可以为港口直接提供外销货源。泉州的丝织品和瓷器名扬海内外，在泉州生产的“刺桐缎”比杭州、北京所织造的更优良，畅销国内外市场。元代来到中国的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就曾经目睹过元朝皇帝赠送给印度的摩哈美德王“花缎500匹，其中100匹系在刺桐（泉州）织造，100匹系在汗沙（杭州）织造”。此外，马可波罗也说：“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，咸临此港”“亦是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”。

繁荣的商业带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碰撞。

在元代，泉州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，多种宗教互相交流融合，在现在泉州的佛教寺庙承天寺保有一座元代石炉，上刻：“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，偕室李二娘仔，与十方檀信，同发诚心共成佛果，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，永充供养，祈求现世康安，预布来生福果者。时大元至正丁未年（1367年）四月吉日”。短短一段话，充满了佛教、伊斯兰教的因素。

不过，所谓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，经历了宋元时期的兴盛之后，到了明清时期，泉州港开始走向下坡路。特别是清朝，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，偌大的中国只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。这不仅使泉州等港口城市元气大伤，还让清政府的统治者越来越自大。最终，英国人在海洋上揭穿了清朝“天朝上国”的美梦，日本人在海洋上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。读罢这段历史，再审视过往泉州的辉煌，再回顾以往中国人经略海洋的雄姿，不得不说，历史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

幸好，噩梦已经过去。泉州港在新时代也重新焕发了新生。站在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，

泉州港的故事仍要继续书写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次申遗的成功，不仅是对过往荣耀的总结，更是对泉州未来发展的鞭策。期待，泉州能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谱写出新的篇章。

◆1974年泉州出土的后渚港宋船复原图，这是泉州海丝文化的重要证据。

泉州，又吸引了世界的目光。在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项目顺利通过审议，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。宋元时期的“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的头衔，道尽了泉州过往的繁华。如果说，汉唐的盛世看西安，明清的辉煌看北京，那宋元的繁华就要看泉州了。

古诗词里看泉州

□潘玉毅

最早识得泉州，源于宋末的一段历史。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”南宋灭亡后，端宗赵显和弟弟赵昺在大臣的护送下，一路南逃，本欲“作都泉州”。谁知泉州的“土皇帝”蒲寿庚早有降元之心，不仅拒绝了张世杰借船的请求，还将留在泉州的南宋宗室子弟与士大夫尽数杀光。不少当地百姓不愿与之为伍，冒着被打压的风险，支持宋军，却因腹背受敌，没能“挽江山于既倒”，惨遭杀戮，然其气节令人钦佩。后来读古人所作的诗词，对泉州这座城市的景仰便来得愈发深浓了。

泉州有“刺桐城”的别称，顾名思义，城中刺桐花多。泉州的刺桐花闻名已久，唐人陈陶所作的《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》生动地为我们呈现了刺桐花开时的景象——树是红树，芳是红芳，城是赤城，州是炎州，“海曲春深满郡霞，越人多种刺桐花。可怜虎竹西楼色，锦帐三千阿母家。”诗人说，这景象，就连以奢华著称的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中也看不到，若仔细思量的话，东汉张衡的《南都赋》美则美矣，少了刺桐花，也好像少了些许灵气。

泉州的花美，桥也美。曾任泉州知州的陈偁在《题泉州万安桥》中写道：“跨海为桥布石牢，那知直下压灵鳌。基连岛屿规模壮，势截深渊气象豪。铁马著行横绝漠，玉鲸张鬣露寒涛。缣图已幸天颜照，应得元丰史笔褒。”透过这些文字，我们能看到万安桥在北宋年间的恢弘气象。跨海为桥，直压灵鳌，这岂非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跨海大桥？桥下有千寻水，峰前有万叠山，配合那两端的石像，塔身的浮雕，直叫人叹为观止。如今，当年的万安桥早已改名为洛阳桥，但桥还是当年那座桥，模样还是当年那番模样，“万安桥”及“万古安澜”等摩崖石刻依旧言说着“天下第一桥”的传说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泉州在古时是个淘金之地，刘克庄在其创作的《泉州南郭二首·其一》里感叹道：“闻人务本亦知书，若不耕樵必业儒。惟有桐城南郭外，朝为原宪莫陶朱。”由于古刺桐港的繁荣，造桥之前的万安渡本就是往来商贾的必经之地，经济富庶，贸易发达，这儿什么都有，唯独少了一座“以利通行”的桥梁。于是，在人人翘首以待的大需求下，万安桥便应运而生了。桥跨南北，港通四海。建成后的万安桥不独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更刺激了与海外的交通和贸易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者和见证者。

泉州的释家文化无疑也是十分浓厚的，以两宋年间为例，在现存的史料里，我们能看到宋人留下的许多写泉州僧人或写给泉州僧人的诗文，如释崇岳有《送泉州化主》诗，释坚壁有《送泉州僧》诗，李炳有《寄泉州孝忠光禅师》诗，有僧人自然就有寺庙。泉州向有“泉南佛国”“闽南蓬莱”之称，境内寺庙林立，多不胜数。开元寺、承天寺、崇福寺、青莲寺、海印寺、宿燕寺……在岁月这把刻刀的雕琢下，这些寺庙和与之相关的典籍都变成了珍贵的遗迹和文物，变成了泉州这座城市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。暮鼓晨钟，敲打着僧侣们的禅定之心，也吸引着途经的人们驻足停留。七十多年前，一念放下、万般从容的弘一法师就将泉州当作了归宿，圆寂于不二祠中。如今，开元寺的樱花一开，依旧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旅人。

泉州，作为一个港口城市，它还有着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。元妙观、真武庙、府文庙、草庵寺、清净寺……从那一座座古老或半老的建筑里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泉州的宗教文化不止于佛家文化，甚至不止于儒道文化，伊斯兰教、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传播、在这里融汇、在这里扎根，对泉州一地的社会生活、文化艺术、风土民情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，久而久之，它们也就成了泉州城的一部分。

不过，与之相比，我似乎更偏爱泉州的风土人情和古街民居。古街民居像是一座城市与生俱来的胎记，烙印着城市发展的轨迹，记录着城中百姓的一呼一吸。青龙巷、镇抚巷、状元街、西街，在巷子里、在街角转弯处与你遇见，你是今日的你，巷是古时的巷，两两相望间，抹平了岁月的隔阂。任你繁华也好，衰败也好，“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荷池，秋饮黄花酒，冬吟白雪诗”，人们的兴致从未变过。

